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7 1950

CH 6135.414

畫律宣隨筆卷之三

卷之三畫其昌恩白著

五世孫孫若家重校

記事

不在廣陵見司馬端明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

李成多宋元人題跋者請俱不載以此知古

人之姓名

今本題曰下元徐氏畫為不確然其畫法亦

畫禪室隨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思白著

五世孫紹敏若容重校

記事

予在廣陵見司馬端明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
李成多宋元人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
人之逃名

今年遊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遒勁於黃

庭像贊外別有筆思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
不得更償之二百金竟斬固不出登舟作數
日惡憶念不置然筆法尚可摹擬遂書此論
亦十得二三耳使西昇經便落予手未必追
想若此也

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為極則西昇雖俊
媚恨其束於法故米漫仕不甚賞心若兒子
輩能學之亦可適俗因作小楷書記之

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宋子京讀莊子至
此遂欲沾巾予北上泊寒山為送別諸君子
拈之

鬪鷓江南有此戲皆在籠中近有吳門人始
開籠於屋除中相鬪彌日復入籠飲啄亦太
平清事

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癸春申之浦去家百里
泛宅淹旬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

乘不繫之舟壺觴對飲翰墨間作吳苑酌真
娘之墓荆蠻尋嬾瓚之踪固以胸吞具區目
瞠雲漢矣夫老至則衰倘來若寄既悟炊梁
之夢可虛秉燭之遊居則一邱一壑唯求羊
是羣出則千峰萬峰與汗漫為侶茲予兩人
敦此夙好耳

余遊閩中遇異人談攝生竒訣在讀黃庭內篇
夜觀五臟神知其虛實以為補瀉蓋道藏所

不傳然須斷葷酒與溫柔鄉則可受持至今
媿其語也

七夕王太守禹聲招飲於其家園園即文恪所
投老唐子畏郝元敬諸公為之點綴者是日
出其先世所藏名畫有趙千里後赤壁賦一
軸趙文敏落花遊魚圖谿山仙館圖又老米
雲山倪雲林漁莊秋霽梅道人漁家樂手卷
李成雲林卷皆希代寶也

書初室附筆卷三
三
余持節楚藩歸曾晚泊祭風臺即周郎赤壁在
嘉魚縣南七十里雨過輒有箭鏃於沙渚間
出里人拾鏃視予請以試之火能傷人是當
時毒藥所造耳子瞻賦赤壁在黃州非古赤
壁也 壬辰五月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四世
請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
仲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余頃驅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
廻馭谷水塔上養疴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
瘦爐王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
圖宋板華嚴經尊宿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
一牀相對而坐了不蓄筆研既雨窓靜聞吳
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遊遂為寫迂翁筆
意即長安遊子能有此適否

袁尚書嬪無視孫女以餓縊死尚書善噉不能

饜每市蜆為晚飧可竟一斗有一門生餽以
十金輒作三封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窮交
之戶呼與偕步以袖中金贈之而別其貧都
由此然每攜醜伎泛泊一日不能廢也

楊尚書成在吳中負物望其家不貧而吳中人
稱之不在袁公下以其淳謹安靜故令人無
可間然耳尚書過蔡經舊里曰此宋之大賊
乃居此乎以為蔡京也所謂不讀非聖書者

耶

張東海題詩金山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
冷笑人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為海
內名士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懷素
名動四夷自吳中書家後出聲價稍減然行
書尤佳今見者少耳

余與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見陂陀
紆複峯巒孤秀下瞰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

江光吞天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
山也余曰齊山也黃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
吾知杜樊川所謂江涵秋影者耳詢之舟人
亦不能名但曰此上有翠微亭黃門與余一
笑而出是日步平堤六七里皆在南湖中此
堤之勝西湖僅可北面稱臣耳俗諺云九子
可望不可登齊山可登不可望信然

大林寺在天池之西有西竺娑羅樹二株中宴
坐老僧余訪之能念阿彌陀佛號而已白樂
天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勝間
必此寺也

記遊

武彛有大王峯峯極尊勝故名武彛君為魏王
子騫曾會羣真於此奏人間可哀之曲

大田縣有七巖臨水山下皆平田秋氣未深樹
彫葉落衰柳依依

洞天巖在沙縣之西十里其山壁立多松樟上有長耳佛像水旱禱著靈跡其巖廣可容三几二榻高三仞餘滴水不絕閩人未之賞也余創而深索之得宋人題字石刻十餘處皆南渡以後名手詩歌五章巖下有流觴曲水徐令與余飲竟日頗盡此山幽致追寫此景以當紀遊

高郵夜泊望隔堤大湖月色微晦以為地也至詰旦水也竺典化城無乃是耶

余行至勝陽嶧山在望火靈烟沙殆不復有濟勝具是日宿縣中官舍廼以意造為嶧山不必類嶧山也想當然耳曾遊嶧山者知余不欺人

呂梁縣瀑三千仞石骨出水上憶予童子時父老猶道之今不復爾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評詩

大都詩以山川為境山川亦以詩為境名山遇
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
之遊者不待按諸圖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
其名矣嗟嗟澄江淨如鍊齊魯青未了寥落
片言遂關千古登臨之口豈獨勿作常語哉
以其取境真也友人錢象先荆南集不盡象
先才情之變而余嘗持節長沙自洞庭而下
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真特有

賞會云抑余不能遊然好詩象先能詩又好
遊是安得象先為東西南北之人窮夫所謂
州有九岳有五者而皆被以奇音雋響余得
隱几而讀之以吾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
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快哉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

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
此必非紅蓮詩裴璘詠白牡丹詩長安豪貴
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
無人起就月中看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至東林寺時白蓮盛開
土人云此晉慧遠所種自晉至今千餘年惟
存古甃與欄楯而蓮無復種矣忽放白毫光
三日三夜此花率地而出皆作千葉不成蓮

房余徘徊久之幸此花開與余行會遠公有
記云花若開吾再來余故有詩云泉歸虎谿
靜雲度鴈天輕苔蘚封碑古優曇應記生記
此事也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參者惟當境方
知之長沙兩岬皆山余以牙檣遊行其中望
之地皆作金色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
州順流而下絕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

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
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真人語
千載不可復值也

宋人推黃山谷所得深於子瞻曰山谷真涅槃
堂裏禪也

頃見岱志詩賦六本讀之既盡為區檢討用孺
言曰總不如一句檢討請之曰齊魯青未了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杜少陵宿招提絕調

也予書此於長安僧舍自後無復敢題詩者
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文徵仲嘗
寫此詩意又樊川翁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
雲繁欲變秋趙千里亦圖之此皆詩中畫故
足畫耳

風靜夜潮滿城高寒月昏秋色明海縣寒烟生
里閭春盡草木變雨餘池館青楚國橙橘暗
吳門烟雨愁郭外秋聲急城邊月色殘衆山

遙對酒孤嶼共題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
城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挂席樵風便開
尊琴月孤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王江寧
孟襄陽五言詩句每一詠之便習習生風
余見倪雲林自題畫云十月江南未墮霜青楓
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寒山晚新雁題詩小
着行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

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
俱千古竒語不必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此
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李獻吉詩如咏月有云光添桂魄十分影寒落
江心幾尺潮不見集中自是佳語

唐子畏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
中烟又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
場皆學白香山子畏之才何須以解首矜詡

其亦唐人所謂今朝曠蕩春無涯不免器小
之誚

唐人詩律與其書法頗似皆以濃麗為主而古
法稍遠矣余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
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陶元亮之古淡阮
嗣宗之後爽在法書中非虞褚可當以其無
門也因寫唐人詩及之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嘗敢以耗氣應也其尤
精者或以醉或以夢或以病遊戲神通無所
不可何必神怡氣王造物乃完哉世傳張旭
號草聖飲酒數斗以頭濡墨縱書壁上淒風
急雨觀者歎愕王子安為文每磨墨數升蒙
被而卧熟睡而起詞不加點若有鬼神此皆
得之筆墨蹊逕之外者今觀察王先生當人
日病不起據枕作詩二十章言言皆樂府鼓
吹也乃與彼二子鼎足立矣

東坡讀金陵懷古詞於壁間知為介甫所作嘆
曰老狐精能許以羈怨之士終不能損價於
論文所謂文章天下至公當其不合父不能
諛子其論之定者雖東坡無如荆公何太白
曰崔灝題詩在上頭東坡題廬山瀑布曰不
與徐凝洗惡詩太白閣筆於崔灝東坡操戈
於徐凝豈有恩怨哉

評文

東坡水月之喻蓋自肇論得之所謂不遷義也
文人冥搜內典往往如鑿空不知乃沙門輩
家常餘耳大藏教若演之有許大文字東坡
突過昌黎歐陽以其多助有此一奇也

蘇子瞻表忠觀碑惟叙蜀漢抗衡不服而錢氏
順命自見此以賓形主法也執管者即已遊
於其中自不明了耳如能了之則拍拍成令
雖文采不章而機鋒自契

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即涸須於言盡語竭之時
別行一路太史公荆軻傳方叙荆軻刺秦王
至秦王環柱而走所謂言盡語竭忽用三個
字轉云而秦法自此三字以下又生出多少
烟波

凡作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非
一定死煞真有一篇文字有代當時作者之
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於不涸之源且如莊

子逍遙篇鸞鳩笑大鵬須代他說曰我決起
而飛槍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為此非代乎若不代只說鸞
鳩笑亦足矣又如太史公稱燕將得魯仲連
書云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
齊甚衆恐已降而后見辱喟然歎曰與人辨
我寧自辨此非代乎

文有翻意者翻公案意也老吏舞文出入人罪

雖一成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
日新且如馬嵬驛詩凡萬首皆刺明皇寵貴
妃只詞有工拙耳最后一人乃云尚是聖明
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便翻盡從來窠臼
曹孟德疑塚七十二古人有詩云直須發盡
疑塚七十二已自翻矣后人又云以操之奸
安知不慮及於是七十二塚必無真骨此又
翻也

青鳥家專重脫卸所謂急脉緩受緩脉急受文
章亦然執緩處須急做不令扯長冷淡勢急
處須緩做務令紆徐曲折勿用埋頭勿得直
脚

杜子美云擒賊先擒王凡文章必有真種子擒
得真種子則所謂口口咬著又所謂點點滴
滴雨都落在學士眼裏

文字最忌排行貴在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

散之左氏晉語云賈誼政事疏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早諭教選左右是兩事他却云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此是早諭教下云若其服習講貫則左右而已此是選左右以二事離作兩段全不排比自六朝以後皆畫段為文少此氣味矣

作文要得解悟時文不在學只在悟平日須體認一番纔有妙悟妙悟只在題目腔子裏思

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到此將通時纔喚做解悟了得解時只在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自是文中有神動人心竅理義原悅人心我合着他自是合着人心

文要得神氣且試看死人活人生花剪花活雞木雞若何形狀若何神氣識得真勘得破可與論文如閱時義閱時令吾毛竦色動便是他神氣逼人處閱時似然似不然欲丟欲不

書社室年卷三
去欲讀又不喜讀便是他神索處故牕稿不
如考卷之神考卷之神薄不如墨卷之神厚
魁之神露不如元之神藏試之自有解入處
脫套去陳乃文家之要訣是以剖洗磨煉至
精光透露豈率爾而為之哉必非初學可到
且定一取舍取人所未用之辭捨人所已用
之辭取人所未談之理捨人所已談之理取
人所未佈之格捨人所已佈之格取其新捨

其舊不廢辭却不用陳辭不越理却不用皮
膚理不異格却不用卑瑣格得此思過半矣
文家要養精神人一身只靠這精神幹事精神
不旺昏沉到老只是這個人須要養起精神
戒浩飲浩飲傷神戒貪色貪色滅神戒厚味
厚味昏神戒飽食飽食悶神戒多動多動亂
神戒多言多言損神戒多憂多憂鬱神戒多
思多思撓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讀久讀

苦神人若調養得精神完固不怕文字無解
悟無神氣自是矢口動人此是舉業最上一
乘

多少伶俐漢只被那卑瑣局曲情態擔閣一生
若要做個出頭人直須放開此心令之至虛
若天空若海濶又令之極樂若曾點遊春若
茂叔觀蓮灑灑落落一切過去相見在相未
來相絕不罣念到大有入處便是擔當宇宙

的人何論雕蟲末技

甚矣捨法之難也兩壘相薄兩雄相持而俠徒
劍客獨以魚腸匕首成功於枕席之上則孫
吳不足道矣此捨法喻也又喻之於禪達磨
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劫脩持三千相彈拍了
之舌頭坐斷文家三昧寧越此哉然不能盡
法而遠事捨法則為不及法何士抑能盡其
法者也故其遊戲跳躍無不是法意象有神

規模絕迹今而後以此爭長海內海內益尊士抑矣

吾常謂成宏大家與王唐諸公輩假令今日而在必不為當日之文第其一種真血脉如堪輿家所為正龍有不隨時受變者其竒取之於機其正取之於理其致取之於情其實取之於事其藻取之於辭何謂辭文選是也何謂事左史是也何謂情詩騷是也何謂理論

語是也何謂機易是也易闡造化之機故半明半晦以無方為神論語著倫常之理故明白正大以易知為用如論語曰無適無莫何等平易易則曰見羣龍無首下語險絕矣此則王唐諸公之材料窟宅也如能熟讀妙悟自然出言吐氣有典有則而豪少佻舉浮俗之習淘洗到盡矣

夫士子以干祿故不能迂其途以就先民矩矱

是或一說矣不曰去其太甚乎小講入題欲
離欲合一口說盡難復更端不可少加虛融
乎股法所貴矯健不測今一股之中更加複
句轉接之痕盡露森秀之勢何來不可少加
裁剪乎古文只宜暗用乃得一成語不問文
勢夷險必委曲納之或汎而無當或竒而無
偶不可少割愛乎每題目必有提綱既欲運
思於題中又欲迴盼於題外若復快意直前

為題所縛圓動之處了不關心縱才藻燦然
終成下格不可另着眼乎諸如此類更僕莫
數一隅反之思過半矣

畫禪室隨筆卷之三終

畫禪室隨筆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思白著

五世孫紹敏若容重校

雜言上

以蹊徑之恠竒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
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

子美論畫殊有竒如云簡易高人意尤得畫髓
昌信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予最愛斯語凡人居處潔
淨無塵溷則神明來宅掃地焚香蕭然清遠
即妄心亦自消磨古人於散亂時且整頓書
几故自有意
長生必可學第不能遇至人授真訣即得訣未
必能守之終身予初信此道已讀禪家書有
悟入遂不復留情有詩曰未死先教死一場
非七真不解此語也

沈明遠畫魚不點雙睛嘗戲詫人曰若點當化
龍去有一童子拈筆試點沈叱之魚已躍去
矣欲詰童子失其所在鯉魚躍龍門必雷神
與燒其尾乃得成龍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
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
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拾視之惟空紙耳
後常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嘉興有濟舟和尚蚤歲不曾識字因口授禮觀

音文經三歲忽發智慧於內外典豁然通曉
腹為篋笥辯若懸河晉陵唐應德時就訪之
與談濂洛關閩之學尤似夙悟大士冥加顯
被之力不可誣也濟有語錄行於世因書此
文志之

南京有顧寶幢居士精脩淨土每言曰塵勞中
隨處下手生死上不必留情又向觀禪師曰
閻浮界中心行為重皆有道者之言 寶幢

亦善畫余於焦弱侯處見之蓋師董北苑
閻頭陀者不知其年每似六七十許人坐赤日
中卧冰雪路吐語灑然似有得者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
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大波羅般若經六百卷此為經之心般若有兩
種所謂觀照般若須文字般若中入亦觀音
圓通所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也余書

此經欲使觀者皆觀自在耳

般若經六百卷此為之心猶云般若心也今以
心經連讀失其義矣般若有三有觀照般若
有實相般若若有文字般若文字亦能熏識趣
無上菩提故書此流布世間使展卷者信受
誦讀種善知見所謂一句染神歷劫不變也
士君子貴多讀異書多見異人然非曰宗一先
生之言索隱行恠為也村農野叟身有至行

便是異人方言里語心所了悟便是異書在
吾輩自有超識耳

姚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草翎毛世所
鮮及嘗為楊生畫笑容匹鳥約畧濃淡生態
逼真然聊復自娛不復多見也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
丞雲峰石迹迥合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
唐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東坡先生
語也宜其名高一世

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如雷聲往視之裂百餘
丈一徑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即堅凝氣
味如香粳飯杜子美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
顏色好即此事也稽叔夜不逢石髓然已得
為形解仙吾輩安得必遇靈藥但此中空洞
無塵土腸即終日吃飯坐證真乘矣觀陳希

夷於錢若水事則急流勇退亦神仙中人也
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見
也銘畧曰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
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
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夕秋
郊月場無脛而趣無翼而翔子由亦云吾兄
和仲塞剛立柔視身如傳苟完即休山磐水
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潁泉湛清

穎谷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車匪舟亦可相攸

東坡在海外所至不容僦僧寮以居而與子過自縛屋三間僅庇眠食嘗行吟草田間有老嫗向之曰內翰一場富貴却都消也東坡然其言海外歸至陽羨買宅又以還券不果蓋終其世無一椽視今之士大夫何如耶樂志論故隱淪語然開口便云良田廣宅去東坡

遠矣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妙法也

雪江圖如武陵漁父悵然桃源閣下亦曾念之乎湖上兩峰似已興畫惟此結夢為有情癡世有以山水為真畫者何顛倒見也然恐某某亦顛倒見耳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人以其書傳蔡元

長書法似米南宮書以其人掩兩傷雙美在人自擇耳

杜子美作八哀詩於李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板照四裔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喚北海在當時特以文名後乃為書所掩

墨之就試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其既用也如噉蔗窮委而不厭其漸盡也如火銷膏而不知其成功也如春蠶之作絲而歸於烏有

然李廷珪以久特聞豈非尤物也耶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鼎彝籀之鼓干之劍斯之璽何之瓦與夫宋之陶與研皆寄於金玉土石之殊質以存於世而世亦處之於藏與玩之間唯墨不然以速朽之材而當必磨之用其壽乃有消金玉而鑠土石者

古之作者寂寥短章各言其體王右軍之書經論序讚自為一法其書牋記尺牘又自為一

法故評書者比之於龍何獨右軍岫嶽石鼓
之旁出而為鐘鼎嶧山鴻都之旁出而為圖
印是皆有龍德焉挈其要領則兵家所謂勢
險節短晉人所謂一往即詣者盡之矣近代
惟豐考功悟此三昧余友陳懿卜此卷覃思
念年而彙之則先秦兩京書學之旁支槩然
具矣令文壽承博士王少微山人而在其不
以為枕中之秘也夫

有客謂余曰公贗書滿海內世無照魔鏡誰為
公辨黎邱余曰宋時李營邱畫絕少真跡人
欲作無李論米元章見偽者三百本真者二
本安見三百本能掩二本哉余每書輒令族
子鎬摹之歲久積成六卷命之曰書種堂帖
因為題此

雜言下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

如大火聚四面皆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
欲兼收一門則局行法欲畫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故道言曰一霎
火燄飛真人自出現識之行也續而忽斷可
以見性故竺典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俠客為知己者死動於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
假手何異於豢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
關於廟社也非是則逢蒙之負心何異於哺

梟之食母是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
事之友

一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
也一人造業地藏慈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
自成佛也

庶官脩名大臣捐名修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
不敢言利害潛行密用如龍養珠也捐名者
橫心之所念而無是非橫口之所言而無利

害獨往獨來如龍之行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
故易曰潛龍勿用祖師印可旋為掃迹非是
且將執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知潛
之勿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董公所以說高
祖也其說曰名其為賊故師直而為壯知亢
之有悔則必有收歛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
皓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逸而有成

甘艸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為國老黛赭非殊彩
也而丹碧以為前茅今五品散局名位未極
纏蓋猶輕有心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辯
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隨事評定時乎左袒
公卿而臺諫不疑其為阿時乎左袒臺諫而
公卿不疑其為激國是自定人心自正矣
易戒童牛書稱由孽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
究必有狎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

究必有侮聖人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
所以立也重則亟反蔓則難圖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
重王荆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
讐而重作家之相讐勝於疇人之相譽何則
妬之厲由其知之真也知薛道衡者隋煬也
知駱賓王者武后也若乃虺蜥之撼無損叅
天蒼蠅可憎等之飄瓦而已

心如畫師想成國土人在醉鄉有千日而不醒
者官中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
者名中之天地也關尹子曰至人不去天地
去識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吾兄弟耳東坡之不
容於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
惟溫是隨吾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於溫公
也具此兩截成一完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

百煉而色益瑩蓋東坡筆銚之利自竺典中
來襟宇之超得了元之力謂其為縱橫之學
者洛黨之謬談也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瘡
惡孰知三省者之為金剛劍南容慎言當無
一語傷時而羿羿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
者之為荼毒鼓

蘇門四友惟山谷學不純師東坡視之隱然敵

國文章氣節之外戒行精潔平生罪過比於
露坐科頭者祇小艷詞耳此真東坡之畏友
也其為文倣蘭亭叙題跋書畫寥落短篇出
於劉義慶世說雖偏師取竒皆超出情量動
中肯綮而廣川之藻長睿之博顧不無遜席
焉亦得東坡薰染力耳當宣和時黨禁蘇黃
及其翰墨凡書畫有兩公題跋者以為不祥
之物裁割都盡乃以進御蓋論世者興嗟焉

豈知五百年後小璣片玉盡享連城如侍御
楊公裒成此帙也耶山谷嘗為子弟言士生
於世可百不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不俗也宋人之以為不祥
也俗也侍御公之結集也醫俗也世人不俗
者定不作書畫觀矣

楚中隨筆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烟

欲出其狀若此此卷子從項晦伯購之攜以
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蓬底一望空濶長
天雲物恠恠竒竒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
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攜米卷為剩物矣
湘江上竒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
墨瀋淋漓乃是米家父子耳古人謂郭熙畫
石如雲不虛也

米元暉又作海嶽庵圖謂於瀟湘得畫景其次

則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嶽圖亦在余
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為勝
而以其雲物為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
但不知雲物何心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
江上諸名山所憑空濶四天無遮得窮其朝
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故論
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以品高則閒靜無
他好縈故耶

余所居學使者官署正接遼王廢宮往見彈事
有云故相張謀廢遼王以廣第宅今按府志
遼藩之廢在江陵未相時而廢宮與江陵官
沒入廢宅相去遠甚人言其可信哉若將史
筆為真事恐有無窮受屈人皆此類也

余至衡州欲觀大唐中興頌永州守以墨刺進
亦不甚精蓋彼中稱為三絕碑曰元漫郎頌
顏平原書并祁陽石為三殊可唾恨石何足

絕也蓋兩公書與文與其人為三絕耳因題
詩令守鑄之詩曰漫郎左氏癖魯國義之鬼
千載遠擅場同時恰對壘有唐九廟隨飛烟
一片中興石不毀幾回吹律寒谷春幾度看
碑陳跡新遼鶴歸來認城郭杜鵑聲裏含君
臣折釵黃絹森光恠舊國江山餘氣槩當時
富貴腹劍多異代風流椽筆在書生何負於
國哉元祐之籍當何來子瞻飽喫惠州飯涪

翁夜上浯溪臺杖藜掃石溪聲咽不禁技癢
還留碣清時有味是無能但嗽湘流莫饒舌
米元暉楚山清曉圖謂楚中宜取湖天空濶之
境余行洞庭良然然以簡書刻促翰墨都廢
未嘗成一圖也而有以盤礴詆余者余為詩
曰拈筆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能除莫將
枕漱間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蓋山中題畫
聊以解嘲云頃楚文學張子見訪言彼其之

子為屈軼所指非直烟霞罪過余口占二絕
示之云蓬牕聽雨夜迢迢誰遣尊前慰寂寥
楚畹衆香都好在天階瑞草不曾雕又來鴈
霜天楚客歸野情祇授薜蘿衣只今白社酬
裴迪絕勝朱門薦陸機今年穀日行三山道
中夢書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且題於後
曰盤谷唐人名手無書者豈昌黎所云吾文
自謂大好人必大笑之耶覺而心異之厥明

聞已在彈事中時陳中丞遺書相訊謂不知
復詆何語予答之曰昔年以盤礴達聰聰唯
作書未及今之罪案當在此耳已而果然昔
管寧渡海風濤大作舟人請各通罪過寧曰
吾嘗三朝露坐一朝科頭平生罪過其在斯
乎予何敢望幼安而以書畫見詆此為幸矣
宋時蘇黃書雖收藏之家輒抵罪何止及身
此又非予幸中之幸耶因題六圖曰枕漱閑

勲而系之以此庚子四月之望

禪說

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
如是了達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方李長者
釋之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當念即
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不與衆緣
作對名為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
絳縣老人能知四百甲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

晉魏古詩云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但今
日不思昨日事安有過去可得冥心任運尚
可想六時不齊之意何況一念相應耶

余始叅竹篔子話久未有契一日於舟中卧念
香巖擊竹因緣以手敲舟中張布帆竹瞥然
有省自此不疑從上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
觸眼穿透是乙酉年五月舟過武塘時也其
年秋自金陵下第歸忽現一念三世境界意

識不行凡兩日半而復乃知大學所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中庸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戒懼矣即屬覩聞既不覩聞矣戒懼之所不到猶云觀未發氣象既未發矣何容觀也余於戊子冬與唐元徵袁伯修瞿洞觀吳觀我吳本如蕭元圃同會於龍華寺憨山禪師夜談

予徵此義瞿著語云沒撈摸處撈摸余不肯其語曰沒撈摸處切忌撈摸又徵鼓中無鐘聲鐘中無鼓響鐘鼓不交叅句句無前後偈瞿曰不礙余亦不肯其語曰不借是夕唐袁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即憨山禪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謂諸公曰請記取此語異時必自有會及袁伯修見李卓吾後自謂大徹甲午入都與余復為禪悅之

會時袁氏兄弟蕭元圃王衷白陶周望數相
過從余重舉前義伯修竟猶溟滓余語也

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一見於都門外蘭若
中略披數語即評可莫逆以為眼前諸子惟
君具正知見某某皆不爾也余至今愧其意
云

袁伯脩於彌留之際深悔所悟於生死上用不
着遂純題念佛往生經云人死聞一佛名號

皆可解脫諸苦伯修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
道之力四大將離能作是觀必非業力所可
障覆也邇見袁中郎手摘永明宗鏡錄與冥
樞會要較勘精詳知其眼目不同往時境界
矣

陶周望以甲辰冬請告歸余遇之金閭舟中詢
其近時所得曰亦尋家耳余曰兄學道有年
家豈待尋第如今日次吳豈不知家在越所

謂到家罷問程則未耳丁未春兩度作書要
余為西湖之會有云兄勿以此會為易暮年
兄弟一失此便不可知蓋至明年而周望竟
千古矣其書中語遂成讖良可慨也

達觀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為諸生與會於積慶
方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為思大禪
師大乘止觀序曰王廷尉妙於文章陸宗伯
深於禪理合之雙美離之兩傷道人於子有

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內典叅究宗乘復得
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後觀師留長安余以書
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不如雲水東南接
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相聞癸卯
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在余
謂此足以報觀師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
恩有以也

曹孝廉視余以所演西國天主教首言利瑪竇

年五十餘曰已無五十餘年矣此佛家所謂
是日已過命亦隨滅無常義耳須知更有不
遷義在又須知李長者所云一念三世無去
來今吾教中亦云六時不齊生死根斷延促
相離彭殤等倫實有此事不得作寓言解也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辰惜又不在言也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
己之論此亦吾教中不為時使者

帝網重珠徧刹塵都來當念兩言真華嚴論上
分明舉五十三叅鈍置人此余讀華嚴合論
偈也當念二字即永嘉所云不離當念常湛
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須覷面一回始得
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假生我身四大各離妄身
當在何處此圓覺喫緊語然離妄無真真該
妄未妄徹真原斬頭覓活無有是處
龐居士有家貲百萬皆以擲之湘流曰無累他

人也余有偈曰家貲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
撒石頭箇是學人真榜樣閨中兒女漫悠悠
古德謂閨閣中物捨不得即是禪病閨閣中
物捨得即是悟迹如顏子之得一善是也拳
拳服膺便是碍膺之物學人死活不得處永
明禪師料簡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
土云云皆勸人修西方作往生公據也然修
淨土皆以妄想為入門至於心路斷處義味

皦然則不能不退轉故有疑城以居之唯宗
說俱通行解相應者不妨以祖師心投安養
土如智者大師永明壽皆其卓然者也

諸禪師六度萬行未高於諸聖唯心地與佛不
殊故曰盡大地是當人一隻眼又曰吾此門
中唯論見地不論功行所謂一超直入如來
地也然普賢行願毘盧法性足目皆具是為
圓脩不得以脩與悟作兩重案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物壽相皆盡矣
永嘉集三料揀但法身徹則般若解脫皆真
矣華嚴六相義但知真如總相則總別同異
成壞皆融矣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
等觀察所作智皆轉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
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畫禪室隨筆卷四終

